

美麗的變遷



「美麗」二字向來抽象，「香港小姐」的出現，將「美貌與智慧並重」成為量度「美」的標準。經過三十五年的變遷，有說「姐的美」，這質舞台見證了女人廝殺的擂台。但無論如何，這個舞台見證了女人廝殺的擂台。但無論如何，這出，從七十年代的二人世界，到現在的「一江轉了代，才出，小姐說，還是一千變，風水輪流山，香港小姐說，還是一千變，風水輪流山，

記者 ■ 楊詠然 邱汛渝 編輯 ■ 李泳琪





五十六歲的張瑪莉深信「美麗」不會隨年齡而減少

張瑪莉

「美貌與智慧並重」的另類演繹：美麗商數

對於「美麗」，一九七五年的港姐冠軍張瑪莉自有一套準則。她從美國引入對「美貌與智慧並重」的另一種詮釋——Beauty Quotient (BQ)，即美麗商數，從儀容談吐、內涵學養、生活崗位稱職三方面，評定女性的美。隨著人生經歷愈多，BQ也就愈來愈高，「假使人不能青春不老，歲月累積下來的談吐修養、生活經驗也可以使人grow old gracefully」。

張瑪莉幼時流浪街頭兩年，九歲入住保良局。二十三歲時，一次和同事逛街看見香港小姐的宣傳單張，被附帶的三個月訓練課程所吸引，便抱著自我增值的心態報名，最後當選一九七五年香港小姐冠軍。「當時的選美設有三個月的訓練班，有專人教授談吐、化妝、甚至catwalk。」她笑著憶起，不時有佳麗於訓練及上台時因緊張而暈倒，自己已習慣幫忙急救：「那時的女孩大多比較內斂，面對人群容易怯場；我在孤兒院與一大伙小孩一起長大，自小便習慣了表演、互相合作。」

當時媒體對港姐的報道不多，當選後才有較多訪問。對於孤兒的身分，張瑪莉

並不避諱，自己主動向外公開身世。她相信，「無論哪一段過去，均造就了今日的我」。各佳麗之間也沒有勾心鬥角。她與某些參選佳麗至今仍有保持聯絡，其中一人的丈夫更是她的牙醫。

憑藉港姐冠軍走進星光大道，但她仍堅持過自己的生活。在任期間只出席必須的宣傳活動，絕跡於跟「港姐責任無關」的應酬活動，有記者封她為「最不合作的香港小姐」。不愛幕前工作的她，卸任後拍劇不多，遇上好劇本才參與幕前演出。其後她逐漸淡出娛樂圈，開創自己的公關公司，近年專注儀態形象事業，更是唯一當選「香港十大傑出青年」的香港小姐。她表示：「選美是一個開始，令自己增廣見聞，機會不絕，但成名與否還看自己怎樣拿捏。」

從選美一路走來，她自覺不斷成長。難怪她能充滿信心地說：「我BQ（美麗商數）高的！」



謝寧雖無心參選，當選後的負面報道更令她吃不消，但卻使她找到事業目標

謝寧

當選後的報道：黑暗低潮

八十年代開始，傳媒開始發達，選美比賽的新聞隨之增加。當時無線電視為保持神秘感，與記者展開拉鋸戰。無線電視安排特設的地方進行儀態訓練，記者則會爬牆偷拍屋內情況。謝寧興奮地回憶：「有次記者追車尾隨我們離開，的士司機

為避記者耳目，便駛進橫巷，關燈熄匙，更著我們伏下，以避開記者，情況猶如電影情節。」類似情況每日發生，當時她覺得非常新鮮，大感有趣。

可是，當選後的「起底式」報道卻叫她吃不消。當時「中英聯合聲明」簽署不久，香港人聞「大陸」色變。傳媒將其身世與冠軍名銜掛鉤，指無線電視為討好大陸而選廣州出世的謝寧成為冠軍。傳媒更採訪她兒時所住地方，追訪其鄰居與老師，個人私隱彷彿一下子被掏空，就連個子矮小也成傳媒批評的原因。

與此同時，謝寧發現部分情誼在勝出後頓時變質。在參選期間，她與佳麗的感情很好，部分參賽者更在決賽前夕到她家過夜。決賽當晚，眾佳麗在晚飯時聽著大會透露的問答題目，大家分工記住問題再共同研究答案。結果，幸運的她剛巧碰到一條曾討論過的問題。當被問到「為愛滋病再起中文名」，她將別人想的「Game Over」譯作中文，吐出一句「驚可法」，引來全場哄動，成為一時佳話。不過，摘下后冠後，部分佳麗隨即指責其答案並非原創。『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』，謝寧聳聳肩。



謝寧熱愛烹飪，現時於電台主持飲食節目，每天與觀眾交流心得

面對當選後的一連串負面新聞，壓力大得讓她喘不過氣，因此她形容當選後的一年為「一生最黑暗的時期」。不過，回頭再看參選歷程，選美帶來的演戲、當主持經驗，是她享受的，更認為一九八五年的參選，使她找到自己的工作興趣——當主持。她現時在香港電台主持節目，每天寓工作於娛樂。

陳芷菁

落選港姐：物超所值的入場券

謝寧參選的那一屆可謂選美的分水嶺。當時其他選美比賽尚未湧現，「香港小姐」仍是「一枝獨秀」，屬觀眾心中的城中大事。一九八六年，亞洲小姐正式舉辦，為抗衡競爭，無線電視開始改用性感泳裝。身材暴露人前，被評頭品足。但在加拿大當電台節目主持、已有未婚夫的陳芷菁，為完成去世的外婆和體弱多病的母親的心願，於九四年報名，以海外佳麗身分回流參選。

「其他女孩真的很想贏。」陳芷菁回憶到，試過在港姐集訓時其中一個考驗環節，有人謊稱是某高層評判，給參賽者卡片，說有空出來喝東西，該名女孩竟真的答應；有佳麗聲稱自己可靠任職公務員的人脈，獲得多個身分證號碼，為自己在公開投票的環節中「造票」；更有一些海外佳麗透露自己依靠人事關係，不用經任何甄選，已直接入圍。

不過，陳芷菁仍能從中找到知心好友，與同屆參選的李綺紅、譚小環、黃紀瑩、康華等結拜為「姊妹」。

除了佳麗之間的明爭暗鬥，電視選美比賽之間的競爭，也使一些電視高層對佳麗作出過分的要求。陳芷菁說，在佛羅倫斯拍外景時，有男性高層著以三點式泳裝出場的佳麗們拾級而下，再由記者在樓梯下以不同角度向上拍攝。她第一個出言反抗，後來在當時的「港姐保母」陳紫蓮的阻止下，安排才告取消。

修讀戲劇與電影的陳芷菁，能言善辯。港姐這個平台，讓她展露才華，並獲得賞識，換來娛樂圈入場券，奠定事業方向。落選後，工作機會反而源源不絕，她自感幸運：「幸好沒當選，冠軍要承受的壓力太大了，我雖落選，但卻因而有多點發展空間，找到事業方向。」

她，輸得漂亮，輸得自在。



陳芷菁參選前曾在加拿大當電台節目主持；參選，讓她的才能更能發揮。



當年的參選雖然競爭激烈，但她仍能從中找到幾位知心好友。



港姐的身分已成歷史，張嘉兒不再被批評所困，努力向觀眾呈現自己的才能。

張嘉兒

「過山車」港姐：「造馬」聲中加冕

陳芷菁慶幸落選，並不是毫無道理。現代選美輿論的殘酷，使冠軍所承受的壓力非一般人能想像。二零零七年港姐冠軍張嘉兒勝出後還來不及高興，當選翌日各大報章的大肆批評，就立時使高興轉化成憤怒和傷心。傳媒批評賽果「造馬」，網民評她為「史上最醜港姐」、「翻版 William Hung」，報章雜誌日日刊登她醜態百出的相片，心情和際遇的大上大落，使張嘉兒自喻為「最像坐過山車的港姐」。

面對外界猛烈抨擊，張嘉兒不斷反問自己：「人們為何會這樣苛刻。可能我不是最美麗的那一個，但為何傳媒總是選些難看的照片來批評我？」逐漸地，她不再追問，反而學懂處理方法，「迫使自己堅強面對，將心中感受表達出來。每回應一次，就像整理自己想法及心情一次。」

張嘉兒坦言，曾因批評而質疑自己，但傳媒將難看的角度放大，相片跟真人的反差，令不少市民遇見她說「你真人比上鏡美得多」，自信就此慢慢回來。

當選港姐讓她歷盡打擊，但也讓她發現自己比想像中堅強得多，也無礙她在娛樂圈發展的決心。她深明卸任後的壓力更大，但會以鬥心向觀眾證明自己實力。她與無綫簽約五年。現時她到演藝學院上司儀課，打算於十一月到藝員訓練班做旁聽生。選美正為她翻開人生、事業的新一頁。

從加冕一刻，批評不絕於耳。張嘉兒以自信和堅強推過了。

